



縛阿爸 ê 手

阿爸入院 ah，這擺 ê 病情不止 á 嚴重；醫生叫阮家屬，逐 ê 著愛有心理準備。

其實，阿爸早就有糖尿病，中風到 tann 嘛已經十外冬 ah。若毋是伊少年 ê 時陣，身體 té-tì 太好，kan-nā 這 2 種病，會當拖 tsiah-nī 久，逐 ê 攏講已經無簡單 ah。

阿爸自少年拍拚到中年，事業做著未 bái，有趁寡錢；照講，會使開始好好 á 享受 ah。想袂到才五十幾歲，輕鬆、好命 ê 日子才 tǎnn 欲開始 niá，就雄雄致著中風，一跤一手袂振動。伊定定講，是天公伯仔欲責罰伊，刁工捻斷伊 ê 手骨；這是伊這世上怨嘆 ê 代誌。

講著天公伯責罰伊這件代誌，阮攏知影佇阿爸 ê 心內，伊這三十外年來一直攏感覺對阮阿母有真大 ê 虧欠。因為伊佇四十幾歲，當咧發展 ê 時陣，就佇外口飼一个查某，一直攏無離無斷。當時 ê 社會風氣，查埔人若較有錢，真濟攏會娶細姨；但是這對阮老母來講，是袂當接受 ê 代誌。有 2 个理由，予阮老母無論按怎，攏毋肯予阿爸娶彼个查某入門。

這就愛對阮阿爸 ê 身世講起。伊細漢 ê 時陣，厝裡足散赤，頭喙 koh 濟，逐 ê 攏食袂啥飽。聽阿爸講，in 佇澎湖龍門港彼間祖厝，砵咕石 ê 厝壁，攏有一孔一孔 ê 石縫，澎湖海風大，尤其寒天時 a，海風若對石頭縫貫 - 入 - 來，逐个攏寒佻 sih-sih- 顫；阿爸講伊定定著愛用塗濫水 tshiók 塗丸，塞石縫擋風，若無實在未堪得。厝內無米飯通食，連番薯簽糜都攏愛濫足濟水，煮予規鼎 kà-kà，若無，一厝內遐爾濟人，驚無夠通食。阮阿公不時若稽做煞，轉來到厝，定定一鼎糜湯 lā 規晷，都 hōo 無幾枝番薯簽通食。煮飯無夠柴通 hiānn，阮阿爸 in 定定著愛出去祛牛屎

轉來曝乾，通相添 hiânn 火。In 兄弟仔細漢 ê 時無褲通穿，攏著褪褲 lān；阮阿爸講伊一直到咧欲入小學，五、六歲 ah，才會當和 in 兄哥小弟，3 个人公家穿 2 領褲；咱就知影 in 散赤到啥物程度。

彼段散赤 ê 日子，規家伙仔十外个人實在過著有夠艱苦。公學校勉強讀出業了後，經過和阮阿公、阿媽參詳，阮阿爸就家己一箍人離開澎湖，坐船來打狗，按算欲揣看有頭路通好討食無。阮阿爸定定講，伊彼當時拄落高雄港 ê 時，規身軀總 á 共，kan-na 紮較無 2 箍銀 niā-niā；這和人俗語所講 ê 「雙跤挾 2 粒 lān-pha」，其實嘛已經差無佻濟矣。

初初來到台灣，阿爸佇高雄、屏東、台南，四界去做工、食頭路，頭幾年攏漂浪袂穩定。一直到 15 歲彼年，佇一个日本人開 ê 電器行學做師仔，得著日本頭家 ê 呵佬，阮老爸才漸漸穩定落來。自按呢，一直到後來熟似阮老母，阮阿爸才開始行入另外一段人生。

阮外公真少年就過身，外媽生 3 个查某囡，無生後生。阮阿母是大查某囡，外媽就希望共阮阿母招 1 个翁入門，通好傳香火。佇彼个年代，除非是家庭散赤不得已，若無，男方為著尊嚴，一般真少有查埔人肯予人招。阮阿爸明知影厝裡太散咧，憑家己 ê 條件，姻緣若到，嘛毋敢傷有意見，就答應予阮外媽招做入門 ê 囡婿。想袂到後來做生理小可有趁錢 niá，就 la-thian káh 袂記得伊是予人招 ê 身份，也敢飼查某，想欲娶細姨？這是阮阿母一直袂當接受 ê 頭一个理由。

第 2 个理由，阮阿母講，準做欲娶細姨，若娶一个人家查某嘛較差不多，偏偏 á 阮老爸是去 hôo 著一个酒家查某。阿母攏講彼个查某是「跤梢」，是眾人開 ê 垃圾查某，絕對毋予阮阿爸娶彼个「kha-sau」入門來穢況。

其實，阮阿爸袂淋酒，嘛無興趣覷酒家。伊這世人總 á 共嘛 kan-na 去過彼擺酒家，就當場中著第 1 特獎，共一个查某贖身，koh tshuā 出來包飼。這款代誌若講予毋知事實 ê 人聽，恐驚無人欲相信。正經若愈有咧交際應酬，出入酒家 ê 人，就攏愈會了

解「菜店查某上無情」這句話 ê 道理。查埔人去酒家開錢耍查某，逐个攏嘛講是「逢場做戲」，耍耍咧就船過水無痕；哪有啥物人會躉 káh 娶一个酒斫仔嫂轉來做細姨？偏偏 á 阮老爸，正正就是屬於這款型 ê 躉大呆。

佇當時戰後，日本人離開了後 ê 台灣，社會上物資是真欠缺。阿爸踏著時機，選佇菜市 á 邊 ê 好地點開電器行，骨力做 koh 貧情開；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連同業公會每個月固定 ê 公休日，伊都開半間店門，照常做生理，攏毋甘歇暍，嘛毋知影啥物叫做享受。一直到有一日，有一个大賣來收數了後，問阮老爸平時攏較愛啥物消遣，阮老爸一時煞應袂出來。这个大賣就好意，講欲 àn-nāi 阮阿爸去酒家，開一个 á 眼界。想袂到阮阿爸頭一擺，嘛是伊人生唯一一擺去酒家，就造成伊和阮阿母後半世人 ê 重大改變，甚至影響阮規家伙仔人 ê 生活。

阮老爸講伊其實早就有聽人講過酒家查某 kan-na 愛錢 niā-niā，其他一切攏是假 ê。所以欲去酒家進前，伊已經先有心理準備 ah。到了大港埔彼間上有名 ê 高樂大酒家，真濟查某聽著講這攤 ê 人客是塩埕埔光明電氣行 ê 頭家，逐 ê 攏相爭搢做前，愛欲予阮阿爸點著通坐檯。阿爸講伊彼時才知影，原來伊佇電氣同業 ê 名聲，連酒家也攏已經知影 ah。阿爸講著這段 ê 時，有強調伊當時心頭定，無眩船，所以愈妖嬌、愈搢前，愈 sai-nai 欲爭取 ê，伊愈毋點。講起來嘛算是孽緣啦，阿爸講伊當時有看著 in 其中一个 sông-sông、袂啥會曉打扮 ê，毋但無和人相爭，顛倒 bih 佇上後尾，恬恬家己一个人倚佇門邊。阿爸想講這個看起來上古意，應該較無敗害，就直接點伊來坐檯；想袂到，點這個 sông koh 古意 ê，煞顛倒是災害。

就是因為看人古意較妥當，心理上自然就較無防備。阿爸自少年就預顛淋酒，彼个查某竟然自頭到尾，攏替阿爸擋酒。另外，因為伊佇店內毋是紅牌，所以彼攤一直到煞，伊攏守佇阮阿爸 ê 身軀邊，完全攏無轉檯。就是按呢，伊才有機會講出身世，得著阮老爸 ê 同情。

阿爸問彼个查某，ná 欲來酒家這款娛樂場所上班？伊講伊是瑞芳礦工 ê 查某困，厝裡散 kah 咧欲予鬼掠去，不得已才予爸母賣來高雄這間酒家。阿爸想著家己嘛是散赤困仔出身，感覺足同情，就當場共贖身，予伊恢復自由。毋過贖身嘛同時出現另外一個問題：此後欲躑佗位？欲靠啥物生活？結論就是，好人做到底，一切攏由阮阿爸負責，揣厝予伊躑，出錢供應伊 ê 生活。

飼查某 ê 代誌，是阮阿爸家己講出來 ê。彼陣，我才 tánn 讀小學 1 年，毋 bat 世事；印象中，定定看見阮阿母家己 1 个人坐佇房間內，孤單咧流目屎；我問伊是按怎咧哭，阿母攏毋講。阿母和阿爸冤家、衝突 ê 場面，我大部分攏無在場，可能 in 有考慮著困仔細漢，應該避免。Kan-na 知影，當時已經 17 歲 ê 大姊，bat 去揣彼个查某談判幾若擺，毋過攏無彩工，因為阿爸堅持毋放。阿母要求阿爸著緊和彼个查某 tshéh，毋過阿爸講伊對彼个查某 un-na 有責任，袂使隨便共放揀，顛倒要求欲娶伊入門；阿母當然堅決毋肯答應。阿爸只好佇大港埔買一間厝予彼个查某躑；阿母足傷心 koh 受氣，特別交代阮這幾個困仔，絕對袂使予彼个 kha-sau 查某踏入來阮兜一跤步。

到我較大漢了後，才漸漸了解啥物叫做飼查某、娶細姨，嘛才會當體會出阮阿母 ê 委屈佻怨感。毋過，既成事實都遐爾久 ah，阿母蓋成嘛無氣力通 koh 冤 ah。逐个攏知影阮阿爸佇外口有細姨這層代誌，總是，阮母仔困到 tann 攏猶無欲承認彼个查某 ê 身份；這嘛會使勉強算是對阮阿母精神上 ê 支持，一種上無奈、上消極 ê 支持。

其實阮攏知影，佇阿爸 ê 心內，伊一直攏感覺對阿母有真大 ê 虧欠，雖然佇阮 tsia-ê 困仔面頭前，伊攏毋 bat 講起。代誌發生了後，阮阿母看毋是勢，開始要求欲掌管厝內 ê 財務大權，阿爸嘛攏答應；伊一直想欲正式娶細姨入門袂成，只好退一步，向望阮母仔困莫 koh 逼伊放揀彼个查某，勉強維持現狀。

阮阿母 bat 講過一句話：「娶細姨 ê 查埔人攏會敗。」毋知是毋是天意，過無幾年，阮阿爸 ê 事業煞誠實一直 bái，bái kah 若像牛車駛落崎咧，一直落袂煞。Koh 較害 ê 是，發現致著

糖尿病，足濟物件攞著噤喙袂使食，這對無食薰、無淋酒，kan-na 愛食好食物 ê 阿爸來講，都已經足痛苦 ah，siǎng 知影猶 koh 有較大 ê 病症綴佇後壁。有一日欲食中晝頓 ê 時，煞雄雄跋倒，一跤一手袂振動，才知影是中風。斷細條腦筋，命有顧 tiâu 咧，已經足萬幸，毋過半身不遂，行動袂自由，予阿爸足失志、足怨嘆；伊一直攞講這是天公伯 á 捻斷伊 ê 手骨，欲責罰伊。伊嘛 bat 家已覓覓唸，講若是無娶細姨，伊可能就袂中風；這是毋是有因果關係，我毋知，總是彼幾年，阿爸攞定定按呢講。

中風了後，電器行交予阮二兄接手。阿爸無生理通做，被逼提早退休，不時若踎厝裡蹓袂 tiâu，伊就共枋仔擲咧，家己 1 個人出門，講欲去公園運動、復健；其實逐個攞嘛知影，伊是去彼个查某遐。阿母經過這十外冬 ê 委屈佻無奈，嘛已經看破 á，所以就漸漸無 koh 再干涉阮阿爸 ê 行動。阿爸家己擲枋仔行路出門四界去，會曉坐計程車，嘛會曉家己坐巴士。毋過中風 ê 人總是行動較無利便，有時難免會 tsia 拚、遐跋，加減擦破皮著傷。阮拄開始真袂放心，後來無法度，就漸漸慣勢 á。

一直到這擺，阿爸對彼个查某遐欲轉來，落公車 ê 時陣無細膩跋一倒，頭殼著傷真嚴重。醫生講外傷是較無要緊，毋過腦 ê 內傷就較麻煩。阮幾個兄弟 á 輪流排班，去病院顧伊，才體會著為啥物醫生叫阮家屬著愛有心理準備 ê 原因。

阿爸蹓佇病院，日時攞較平靜無狀況；毋過若到日頭落山了後，予阮到 tann 猶無法度理解 ê 奇怪代誌就開始發生 ah。阿爸會一直咻叫阮已經往生 ê 阿公、阿媽，嘛會大聲喝咻一寡我毋 bat 聽過 ê 人名。轉去厝問阮阿母，才知影遐 ê 人名，若毋是阮澎湖 ê 阿伯，無就是阮阿爸因仔時代 ê 老朋友，攞是已經往生，蹓佇陰間 ê 人 ah。有時行過病房外 ê 走廊，佇遠遠就會聽著阮阿爸咧咻叫 ê 聲；有別間病房 ê 陪病家屬講，半暝若聽著阮阿爸 ê 咻叫聲，會感覺足陰冷、足恐怖。

對我個人來講，猶 koh 有另外一層代誌，予我永遠無法度放袂記得；彼是屬於阮爸仔困 2 人 ê 內心，一件不得已 ê 回憶。

我讀小學1年ê時，有一遍佇學校跋倒，搵破喙角，去蔡外科紮3針。等欲放線彼幾日，因為我歹睏癖，攏會烏白phún；阿爸驚我ê空喙koh傷著，就叫我暗時去店裡和伊做伙睏。阿爸先等我睏去，才共我ê跤、手縛跔眠床杆，避免我夢中拍猴拳，傷著猶未放線ê空喙。我睏著礙虐醒起來，就吵鬧、毋肯，阿爸只好共我啟開，等我若koh睏去，伊才koh重縛。就按呢，一暝落落長，縛koh啟，啟koh縛，總共毋知翻幾擺，一直到天光，害阮阿爸彼幾暝攏無才調好好á睏。

想袂到經過將近三十年，tsit-má阿爸入院，煞換我著縛伊ê手。阿爸除了暗時會咻叫已經往生ê親友，另外猶有一个特別奇怪ê行為，就是會共身軀頂所有ê物件，包括衫、褲、甚至吊大筒ê管線、導尿ê長管形塑膠囊仔，攏總用伊無中風ê倒手，一件一件giú掀搨。顧伊ê人就愛規暝和伊giú-giú-lák-lák，一直舞到天光。我有試過暗時睏跔伊身邊，用我ê正手去勾挽伊ê倒手，結果嘛是giú輸伊。尾á無法度，我只好用軟布、面巾，共阿爸ê倒手縛跔病床ê欄杆。我ná咧縛阿爸ê手，煞ná想起細漢ê時，阿爸佇眠床邊顧我ê傷，全款縛我ê手彼幕情景；想到tsia，鼻頭一下酸，目屎煞忍袂tiâu，一直滴落來。

我一直袂當接受ê是，天公伯若欲責罰阮阿爸，捻斷伊ê手骨，是按怎連我也著責罰，叫我佇阿爸ê人生上尾段這個坎站，著愛全款用縛手，來報答伊生我、晟我ê恩情？

作者感言

教育部2008年開始舉辦台灣母語文學獎，台語文界攏萬分歡迎。

第1屆我的台語小說處女作〈甘願做牛〉得著第3名，歡喜kah親像小學生頭一擺領獎品。

第2年我改寫台語散文〈愛河童話〉投稿，得著第1名；這擺除了歡喜，同時嘛開始感受著壓力。

第3年竟然停辦？台語文界攏足失望兼怨嘆，當然嘛有真濟人恁橋(kàn-kiāu)。

真歡喜2011年koh恢復舉行，這屆我的〈縛阿爸ê手〉得著台語散文第2名，感謝評審團繼續鼓勵。

佇tsia欲koh大聲呼籲，這個文學獎值得擴大辦理，請教育部無論如何，毋通koh停辦ah，感恩！



蘇世雄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